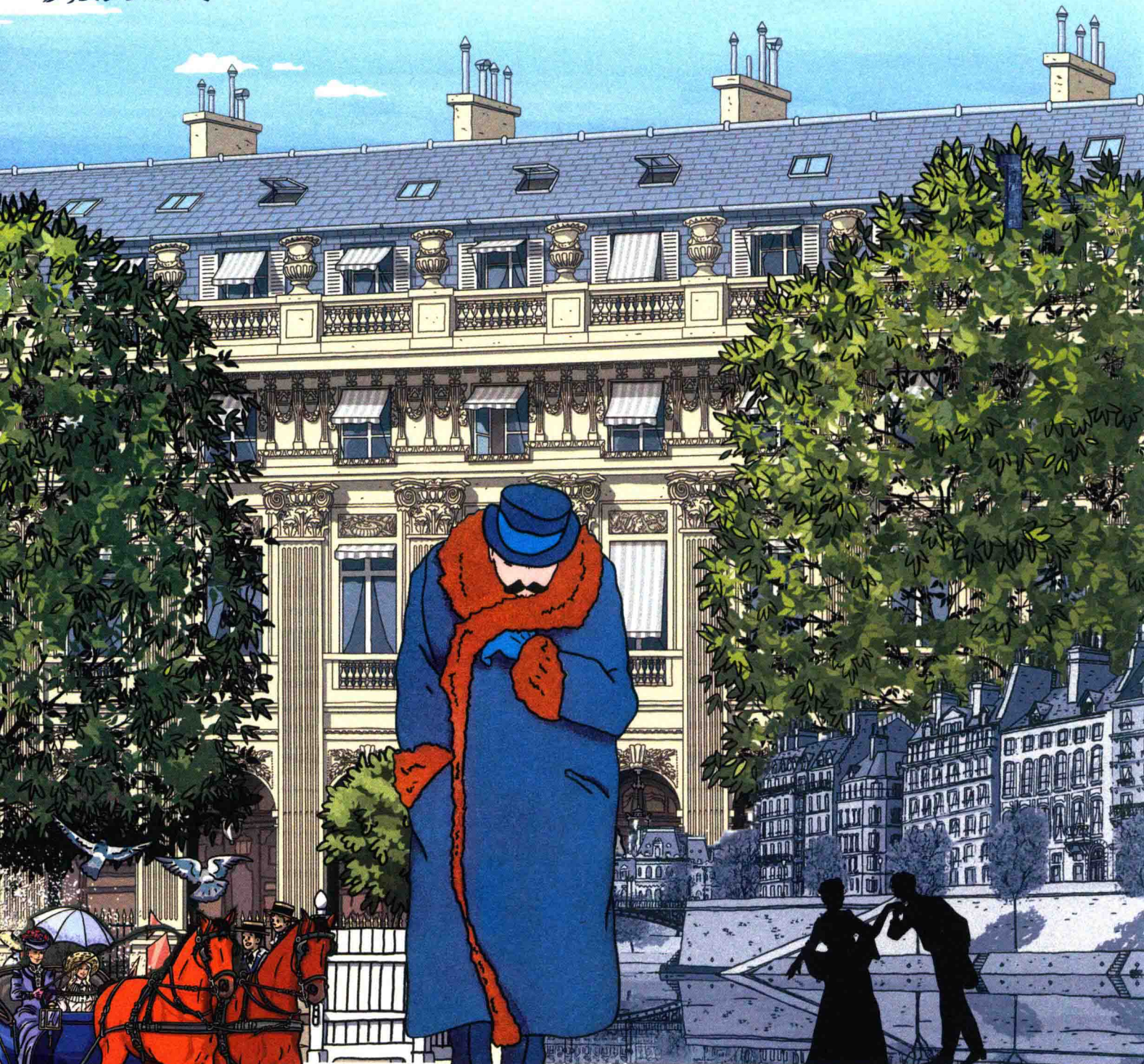


后浪出版公司



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 
追寻逝去的时光

Du côté de chez Swann  
第一卷：去斯万家那边

[法] 斯泰凡·厄埃 —— 编绘 周克希 —— 译

原作 [法] 马塞尔·普鲁斯特

后浪出版公司

# 追寻逝去的时光

## 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

### 第一卷 去斯万家那边

Du côté de chez Swann



原作

[法] 马塞尔·普鲁斯特

编绘

[法] 斯泰凡·厄埃

译者

周克希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追寻逝去的时光·第一卷,去斯万家那边/(法)  
斯泰凡·厄埃编绘;周克希译.—长沙:湖南美  
术出版社,2017.10  
ISBN 978-7-5356-8194-2

I. ①追… II. ①斯… ②周… III. ①漫画-连环画-  
法国-现代 IV. ①J238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41774号

*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, by Marcel Proust, volumes 1, 4, 5 and 6, adapted by Stéphane Heuet*  
© Éditions Delcourt – 1998-2013  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arranged via Dakai Agency Limited.

本书中文简体版权归属于银杏树下(北京)图书有限责任公司。  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18-2017-179

---

## 追寻逝去的时光·第一卷,去斯万家那边

ZHUIXUN SHIQU DE SHIGUANG. DI-YIJUAN, QU SIWAN JIA NABIAN

---

出版人: 李小山  
著者: [法] 斯泰凡·厄埃  
译者: 周克希  
选题策划: 后浪出版公司  
出版统筹: 吴兴元  
责任编辑: 贺澧沙  
特约编辑: 孟蕊  
营销推广: ONEBOOK  
装帧制造: 墨白空间·张莹  
出版发行: 湖南美术出版社 后浪出版公司  
印刷: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
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五街经海三路18号  
字数: 90千  
开本: 889×1194 1/16  
印张: 14  
版次: 2018年1月第1版  
印次: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 
书号: ISBN 978-7-5356-8194-2  
定价: 160.00元

读者服务: reader@hinabook.com 188-1142-1266

投稿服务: onebook@hinabook.com 133-6631-2326

直销服务: buy@hinabook.com 133-6657-3072

网上订购: www.hinabook.com (后浪官网)

后浪出版咨询(北京)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@hinabook.com  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 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64010019

后浪出版公司

# 追寻逝去的时光

## 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

### 第一卷 去斯万家那边

Du côté de chez Swann



原作

[法] 马塞尔·普鲁斯特

编绘

[法] 斯泰凡·厄埃

译者

周克希



# 译 序

斯泰凡·厄埃先生画得很慢，他显然服膺“慢工出细活”的信条。在他的画笔下，《追寻逝去的时光》中的人物、场景、风光都生动感人地展现在我们眼前。我去过伊利埃——贡布雷的原型小镇，看到厄埃先生画得那么细腻的圣伊莱尔教堂、莱奥妮姑妈家的房间和花园里的铁条桌，以及小镇周围的景色，都感到格外亲切。

《追寻逝去的时光》共分七卷。其中的第一卷《去斯万家那边》包括“贡布雷”、“斯万的爱”和“地方与地名：地名”三个部分。第二卷包括“在斯万夫人身旁”和“地方与地名：地方”两个部分。厄埃先生从上世纪末着手编绘《追寻》漫画本，完成第一卷的“贡布雷”和第二卷的“地方与地名：地方”这两部分后，出了一个版本。那就是200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漫画本《追寻逝去的时光》的翻译蓝本。

眼下的这个译本，相当于厄埃先生迄今为止完成的全部工作，其中包括了除“在斯万夫人身旁”之外的前两卷所有内容。也就是说，整部七卷本的小说，尚剩五卷有待厄埃先生继续改编绘图、细细打磨。

《追寻逝去的时光》作为七卷本的长篇小说，它的长是毋庸置疑的。那么它是否冗长呢？这就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。作为一个译者，我的感受是“译前觉是，译后觉非”。翻译是最精细的阅读，我在第一卷译序中写过这种“觉非”的感受：“每译几段，我总会预感到前面有美妙的东西在等着我，那些无比美妙的东西，往往有层坚壳裹着似的，要使劲（常常是使出浑身解数）打开壳，才会惊喜地发现里面闪光的内容。”

但这种美妙，即便小说中的原型人物也未必欣赏。普鲁斯特年轻时，经常出入上流社交圈的沙龙，是沙龙女主人眼中可爱的“小马塞尔”。第一卷出版后，普鲁斯特送了一本到德·舍维涅侯爵夫人（comtesse de Chevigné）府上，事先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的侯爵夫人恼羞成怒，终其一生不肯打开书来看上一眼。

作家、编辑，也未必欣赏。第一卷迟迟未能出版，一个受命审读的作家说：“这部七百多页的稿子简直不知所云。它到底在讲些什么？它要把读者带到哪儿去？——我只能说我一无所知，无可奉告！”另一个出版社总编说：“我这人可能是不开窍，我实在弄不明白，一位先生写他睡不着，在床上翻来覆去，怎么居然能写上好几十页。”普鲁斯特在给朋友的信上激动地说：“你把精

神生活的体验，把你的思想、你的痛苦都浓缩在了（而不是稀释后加进）这七百页文稿里面，那个人手里拿着这文稿，却不屑一顾，还说出这种话来！”

那么，小说到底好在哪里呢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我仅从译者的角度，谈一点个人的印象。

普鲁斯特说他写的是一本“大书”。他在第七卷中写道：文学写的就是真正的生活，或者说唯一完全真实的生活——不仅是自己的生活，而且是别人的生活。主人公从贡布雷的家出去，有两个“边”，也就是两条路。斯万家那边（去斯万家的路）意味着布尔乔亚、爱情（或者说情爱，包括异性恋和同性恋）、音乐。盖尔芒特家那边，意味着贵族世家、社交、绘画和文学写作。最后，两“边”交织在一起，作者就写出了这本“大书”，这本把他精神生活的体验，把他的思想、他的痛苦都浓缩进去的“大书”。

他常说的一句话是：Allons plus loin（让我们走得更远些）。他写的各式各样的人物、社交场（沙龙）的众生相、人性的弱点，乃至静物、景色，都让人有“写尽”之感。即便是写一杯椴花茶，写家乡的一条河流、一池睡莲，都写得那么精彩、那么美妙。比如说，读到写静物或景色的段落，我会想起柳宗元的《小石潭记》，想起张岱的《湖心亭记》，虽然语言截然不同，但是那种隽永的风味，却是相通的。小说中，不同的人物说不同的话，这种声口毕肖的高超本领，使我想起《红楼梦》。他写临睡前母亲给小马塞尔朗读乔治·桑的小说，写马塞尔去剧场看拉贝玛的演出，写凡特伊的小提琴钢琴奏鸣曲和七重奏，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“新颖的美”，都让我眼前一亮，心中充满感动。第一卷第二部“斯万的爱情”，写斯万对奥黛特的爱情从萌生到式微的过程；所谓爱情的嫉妒，真是让他给写绝了。即便是写同性恋（如第四卷开头写夏尔吕男爵和裁缝絮比安的初次相遇），也写得那么出色，以至于柯莱特要说，写同性恋没人能比普鲁斯特写得更好了。他写勒格朗丹的 snob（附庸风雅），常能使我发出会心的微笑。他对地名瑰丽的联想，令我惊叹，让我陶醉。他写大作家贝戈特，写大画家埃尔斯蒂尔，都让我感叹大手笔确非常人所能企及。是的，他写得很长，但他写得这么丰赡，这么细腻，这么从容，甚至这么幽默，我只觉得读这样的文字是享受，只觉得这样的长句不仅是必要的，而且是异常精彩的。

这部小说，什么都不缺，只缺一样东西：扣人心弦的情节。他无意于此，不去跟大仲马他们争这个活计：)

让那位“不开窍的”总编弄不明白的那几十页文字，全然不像他所以为的那么无聊。

整部小说开篇的四十多页文字（相当于漫画本第3页至第17页的内容），展示了整部小说独特的写作手法，正如普鲁斯特所说：“这是一本非常现实的书，不过，为了模拟不由自主的回忆，在一定程度上借用了回忆往事的形式，从而使它有了优雅形态，有了茎秆作依托”。

众多人物、地方（他们或它们，会在以后的各卷中出现）在小说的屏幕上一掠而过：人物有爸爸妈妈、外婆和她的两个妹妹、女仆弗朗索瓦兹、斯万（在他身上，所费笔墨较多，为后面的“斯万的爱情”做了铺垫）、姑婆、莱奥妮姑妈，甚至热纳维埃芙·德·布拉邦（盖尔芒特家族传说中的先祖）；地方有巴黎、贡布雷、巴尔贝克、冬西埃尔，甚至威尼斯。

而那些“金句银段”，则已经显示出普鲁斯特文字迷人的风格。有好些段落，或以哲理的意味，或以温馨的情致，令我折服，让我难忘。例如：一个人睡着时，时光的系列围绕在他周围；一旦这种排列发生混乱，记忆犹如高处伸下的援手，把他拉出这片虚无的泥潭（把常人朦胧的感觉，用清晰的、带有哲理意味的语言表达出来，这是作者常用的叙述方式）；主人公“我”睡觉前等待妈妈的吻（很动人的段落）；斯万的来访（在长句的基调上，添上轻快、风趣的笔致）；妈妈坐在我床边朗读《弃儿弗朗沙》（又一个充满温情的段落）；当然还有那个有名的玛德莱娜小蛋糕的一大段。

有好些句子，则是我心目中的金句。例如：“习惯，是位灵巧而又姗姗来迟的协调大师”，“我们的社会形象，是他人思维的产物”，“往事隐匿在智力范围之外，在智力所不能及的地方，在某个我们根本意想不到的物质对象之中”，“这一物体，我们能在死亡来临之前遇到它，抑或永远都不能遇到它，纯粹出于偶然”，“一切的一切，形态缤纷，具体而微，全都从我的茶杯里浮现了出来”。

一位失眠的先生，在床上想了这么多，写成精彩的四十页文稿。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这位先生是个真正的大师。

大师的作品，通常都是难译的。

这部小说的翻译，首先难在句子的绵长、句法的精微。全书中有三分之二的句子超过5行，有四分之一的句子超过10行，最长的句子有394个法文词、2417个字母。至于一环套一环的从句，经常出现的同位语、插入句，以及让译者绞脑汁的代词、介词等“小词”，更会使你永远有“一山放过一山拦”之感。

而真正的难处，有时几乎是“只可意会不可言传”的。例如（还是只能选可以言传的例子：），全书第一句是 *Longtemps, je me suis couché de bonne heure.* 其中的 *longtemps* 是 *long*（长）和 *temps*（时间）的组词。放在逗号前，短而干脆，但它的意思既不是“长期以来”，也不是“很久以前”。现在我译成“有很长一段时间”，意思对了，结构却很松散。这第一句，据说普鲁斯特是在反复修改了二十多遍之后才定下来的。我看到过其中四个不同“版本”。说句当不得真的话，*longtemps* 译成文言文的“久矣”，倒有几分像。

第二卷的书名，原文是 *À l'ombre des jeunes filles en fleurs*，其中有三个关键词：少女、如花一般、在……的影子下。曾见过的中文译名有“在簪花少女身旁”（簪花，无端让人产生古代仕女的联想）、“在少女们身旁”（“简洁”到略去了“如花一般”的含义）等等。为找一个恰如其分的译名，岂止“一名之立，旬月踟蹰”。第二卷我译了两三年，就断断续续踟蹰了两三年。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较为合适（至少我这么认为）的译名：“在少女花影下”。一旦找到，却又觉得稀松平常了，这正是所谓“看似寻常最奇崛，成如容易却艰辛”。

翻译普鲁斯特，对我来说就是这样一个寻寻觅觅，搜索枯肠，时而痛苦，时而欢欣的过程。

周克希

2017年初秋





# 第一部 贡布雷

## Première Partie Combray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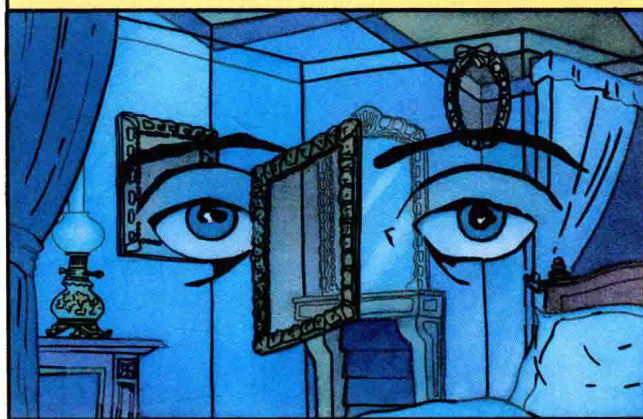
有很长一段时间，  
我睡得挺早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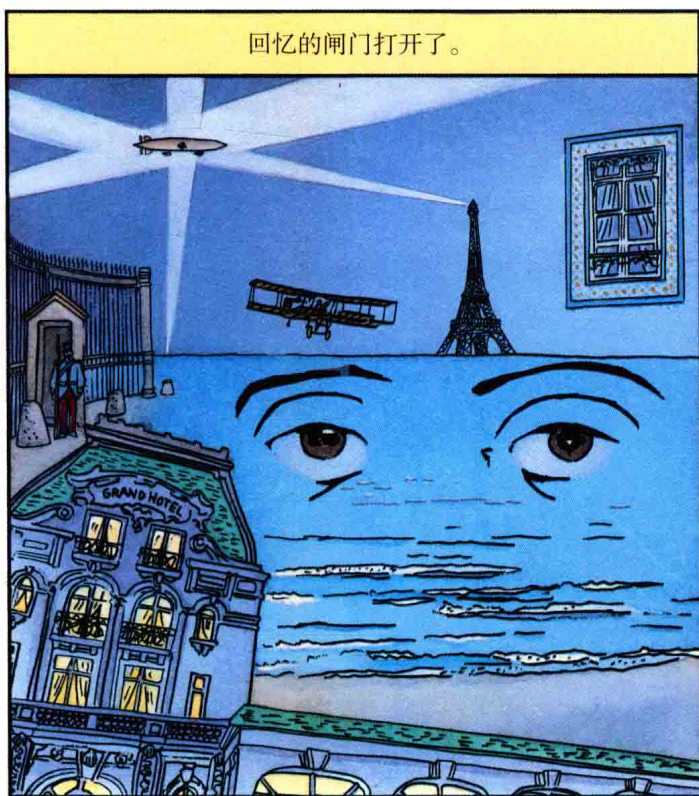
我在夜间醒来，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，  
有一瞬间甚至连自己是谁都糊涂了；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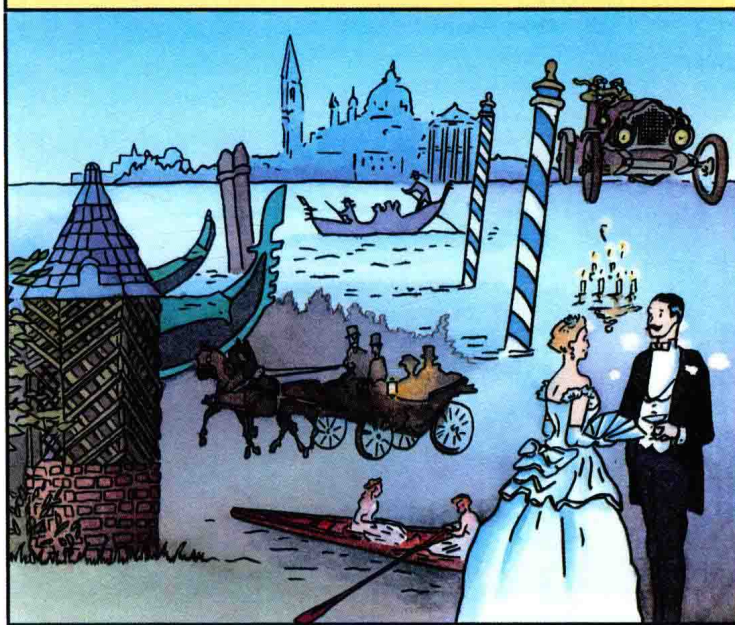
但这时记忆——不是对我此刻所在的地方，而是对我曾经在过，以及原本说不定会在的那些地方的记忆——向我而来，犹如高处伸下的援手，把我拉出这片虚无的泥潭。



回忆的闸门打开了。



我把夜的绝大部分时间，用来回想往日在贡布雷姑婆家和  
巴尔贝克、巴黎、冬西埃尔、威尼斯等地的生活。



在贡布雷，每天一到傍晚时分，虽说离上床躺下，看不见妈妈和外婆而无法入睡的那个时刻还早，可我已经忧心忡忡地想着卧室，变得心思全无了。

家里人看我一到晚上就愁眉苦脸，想引我高兴，设法给我弄来一台幻灯机。

夫人关照开晚饭前把幻灯机放好。

姑婆待会儿就来。

我准备了热纳维埃芙·德·布拉邦的故事。

很好，弗朗索瓦兹。

今晚咱们吃炖牛肉。

“……于是坏蛋戈洛找来杀手，叫他们杀掉可怜的热纳维埃芙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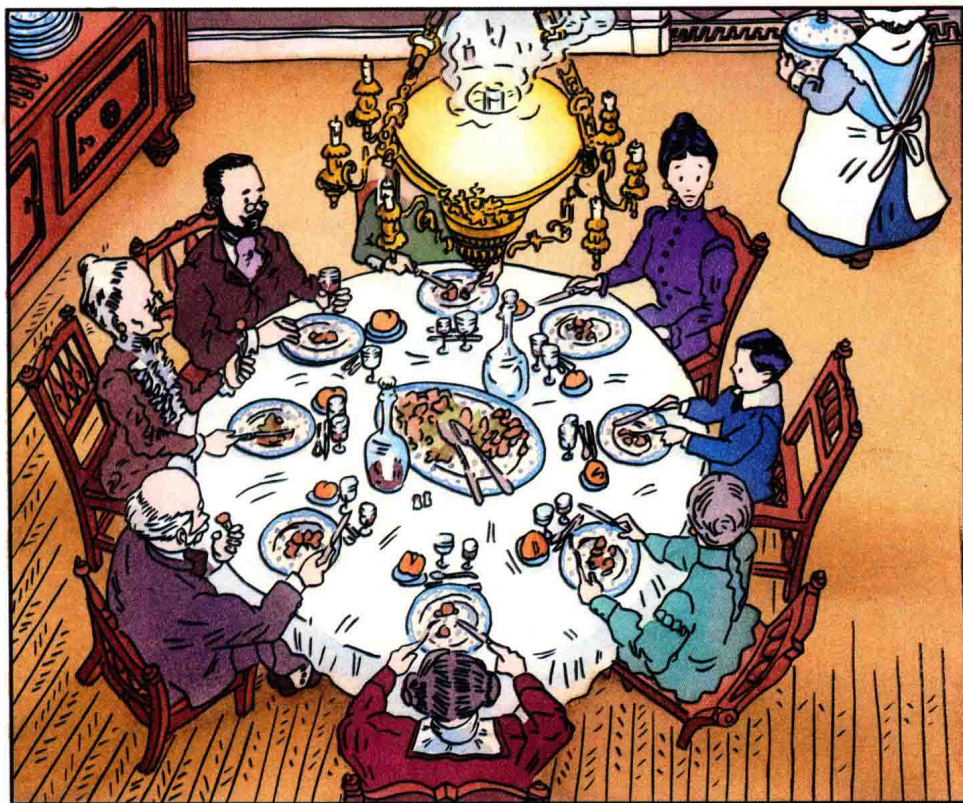
“杀手被她的不幸遭遇所感动，没有杀她，放她逃进了森林。”

“一连好几个月，可怜的热纳维埃芙带着孩子躲在森林里面，”

“生怕阴险的戈洛找到她，把她处死。”



开晚饭啦!



晚饭吃好了，唉，我又得离开妈妈了，她要留下来聊天。天气晴朗时大家在花园聊天，下雨天所有的人都去小客厅。



哦，下雨了。

弗朗索瓦兹，你把餐后酒放到小客厅去。

这所有的人中不包括外婆，她不管天气如何，哪怕下着倾盆大雨，也要在花园里兜圈子。



在乡下还关在屋子里，那真是可悲。啊，总算可以透口气了!

外婆在花园里兜圈子，如果是在晚饭以后，只有一件事能让她回屋来：

为了逗逗她，姑婆明知道我外公不能喝烈性的餐后酒，却偏要让他喝上几口。



喝吧，阿梅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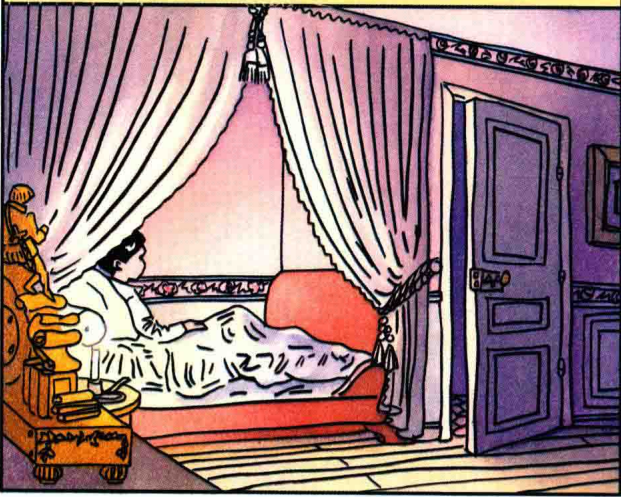


芭蒂尔德！快来呀，你丈夫要喝白兰地了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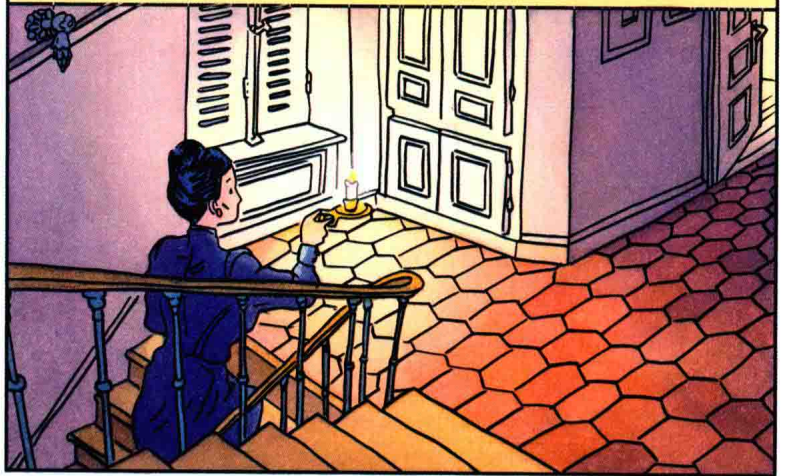
唉！我不知道，最让外婆伤心的，还远不是在饮食规范上稍有越轨的外公，我这个缺乏意志力、身体羸弱、在家人眼里前途堪忧的外孙，让她天天在下午、傍晚小跑散步时，操了多少心呵。

我上楼去睡觉时，心中感到的唯一安慰，就是躺上床以后，妈妈会来吻我跟我道晚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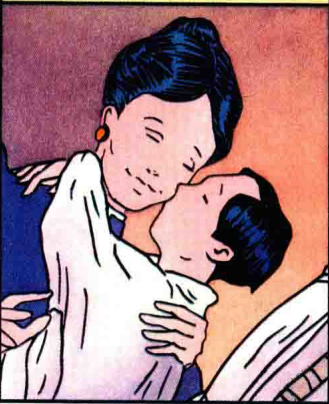


可是道晚安的时间实在太短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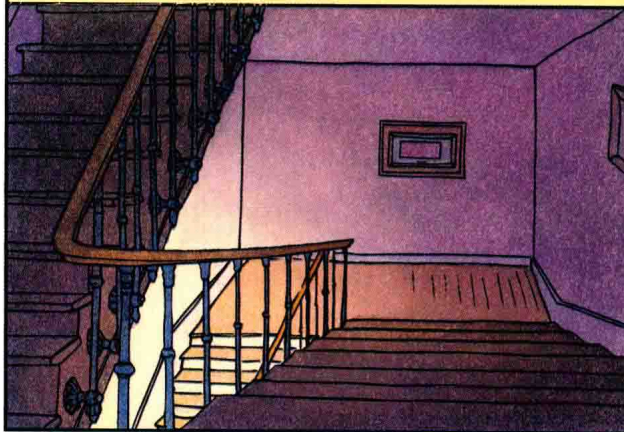
我反而希望它来得尽可能晚一些，宁愿让妈妈还没上来的这一刻多延续一会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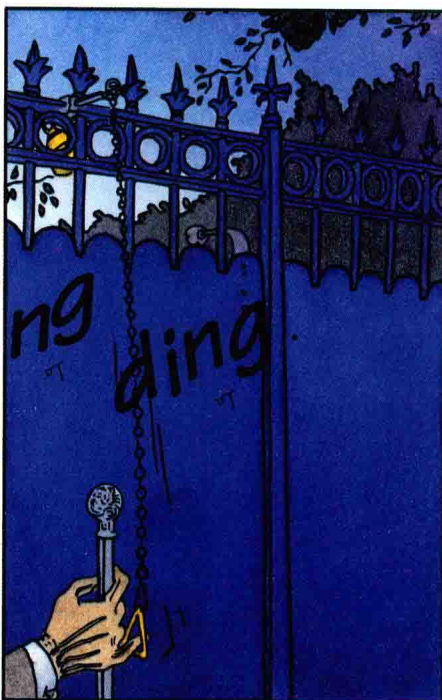
但这些夜晚，尽管妈妈在我的卧室里只待一小会儿，



比起那些有人来吃晚饭，妈妈不能上来跟我道晚安的夜晚来，毕竟是美好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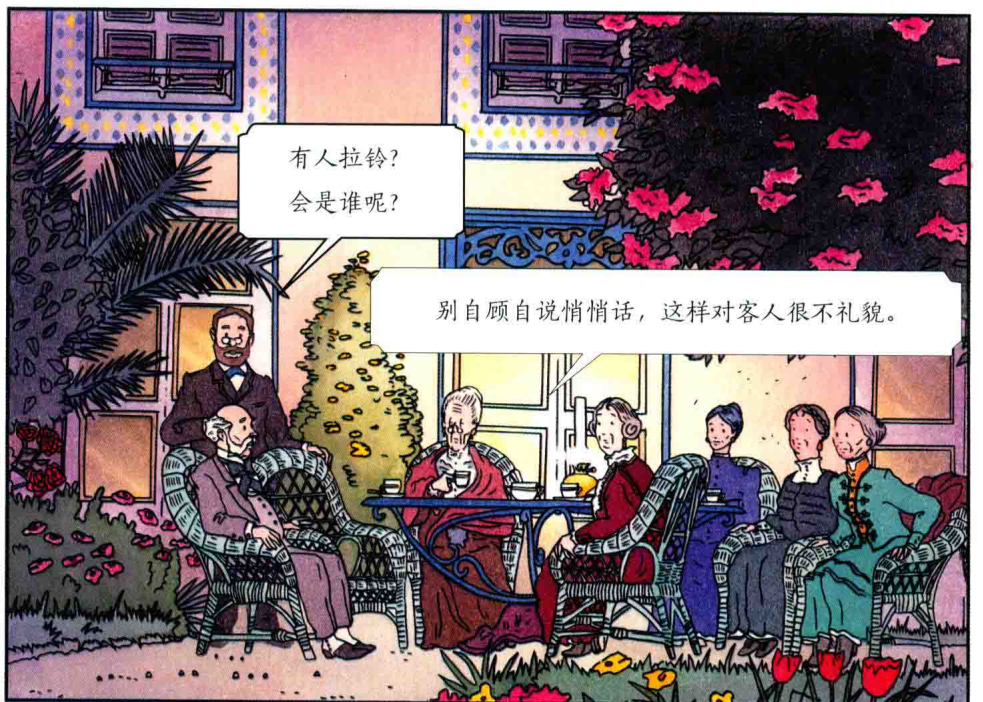


所谓有人，通常就是斯万先生而已，如果不把几位顺道过访的外地来客算进去，他差不多就是贡布雷造访我们家的唯一客人，他有时是来和我们共进晚餐的邻居（自从那次糟糕的婚姻之后，这种机会就越来越少了，因为我父母不愿接待他的妻子），有时则是晚餐后的不速之客。



有人拉铃？  
会是谁呢？

别自顾自说悄悄话，这样对客人很不礼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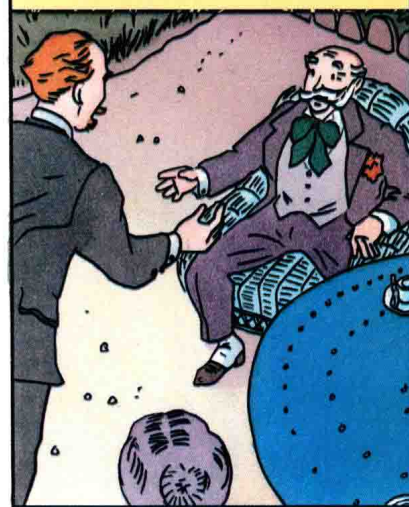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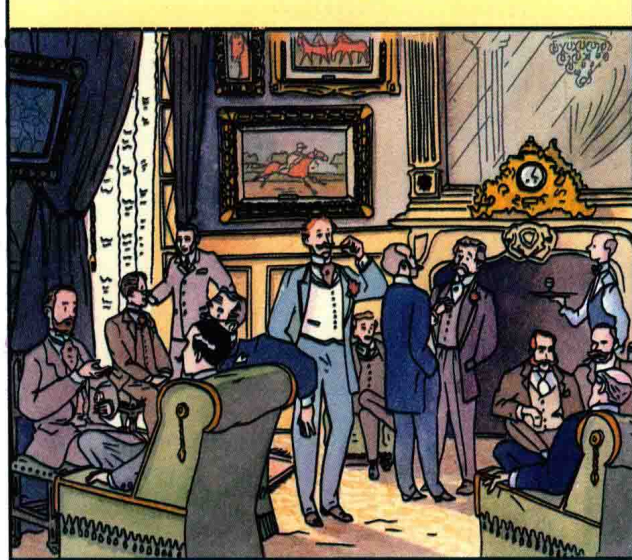
斯万先生虽说比我外公年纪小很多，两人交情却很深，当年外公跟他父亲就是莫逆之交。



有好多年，特别是斯万先生还没结婚的那会儿，他常来贡布雷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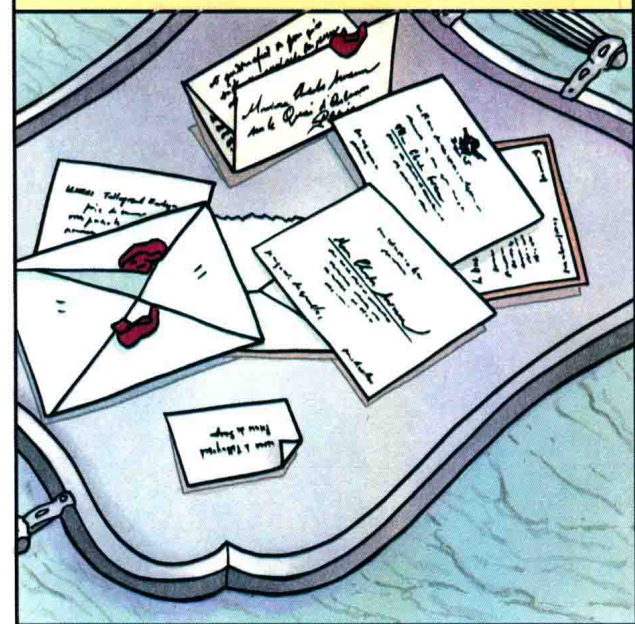
看望我姑婆和外公外婆。他们根本想不到，自己无意识接待了一位举止最优雅的骑师俱乐部<sup>2</sup>成员，



巴黎伯爵<sup>3</sup>和威尔士亲王<sup>4</sup>的密友，



圣日耳曼区<sup>5</sup>上流社交圈的大红人。



谈话间偶尔提到法兰西王室成员时：



就这样，姑婆把这么个在别时别地大家以结交他为荣的人物差来遣去。如此的不识好歹，真好比一个孩子拿着件贵重的小古玩，当个便宜玩意儿在瞎鼓捣。我们的社会形象，是他人思维的产物。看见一个人，我们会用有关此人的全部观念，来充实我们所见到的音容体貌。

当时的中产阶级奉行近似于印度种姓制度的等级观念，认为整个社会由封闭的种姓亦即社会阶层组成，其中的每个人从出生之时起，就归属于父母所寄身的阶层，

几乎无望跻身高一级的社会阶层。

唷！斯万是X公爵府星期日午宴的常客。

阿梅代！  
别乱说！

报上写着嘛，哎，我何不叫斯万问问公爵，他叔父为什么在回忆录里……

姐夫，瞧你居然对这种无聊的事儿津津乐道。

无聊？帕基耶公爵<sup>6</sup>。巴黎上议院的议长。无聊？

多不合适！斯万居然去一位公爵家用午餐！

可怜的斯万。

你们看见吗？  
斯万上《费加罗报》了。

柯罗画展上有一幅画，  
是斯万先生的藏品！

他明天不是要来吃晚饭吗，咱们跟他说说这件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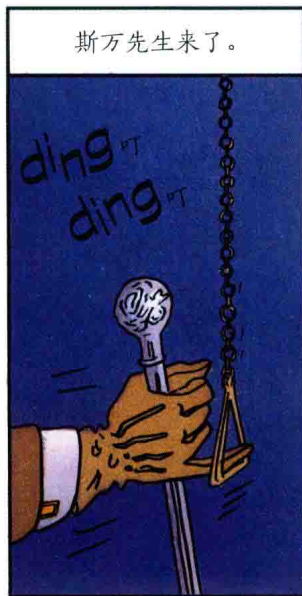
我看哪，你们这么说他未必会高兴；这不，我要是瞧见自己的名字这么大咧咧地印在报上，就会觉得很讨厌，人家跟我提起这事儿，我心里准恼火。

哎呀，明天我得独自先吃晚饭了，

妈妈不会上楼来吻我了。



斯万先生让人给阿梅代先生的两位小姨子送来这箱葡萄酒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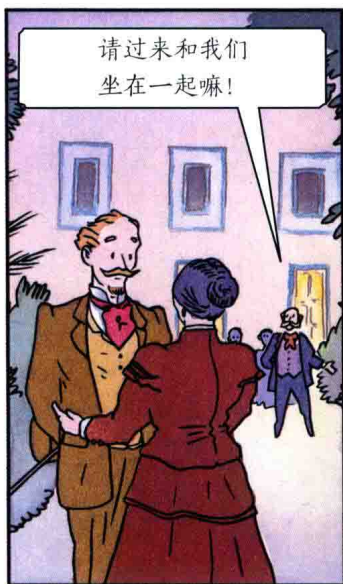
斯万先生来了。



记住得谢谢他的葡萄酒。要知道这可是好酒哪，又是那么一大箱子。

怎么又自顾自说话啦？

客人来了，看见大家都像这样说着悄悄话，他该有多窘哪！



请过来和我们坐在一起嘛！



奥迪弗雷-帕基耶<sup>8</sup>怎么说呢？听说您在他府上用晚餐来着。

噢，我要跟您说的事，看起来好像和您问的事没什么关系，其实不然。因为在某种意义上，这两件事是很接近的。我重读了圣西门<sup>9</sup>……



我遇到凡特伊先生的一位邻居，他非常客气。

不光是凡特伊先生才有这么客气的邻居哟！



……啊，我今天早上重读了几页圣西门的作品。

那只能说是本日记吧，可是写得很生动，跟报上令人生厌的文章……



可有时候我觉得看报纸也很有趣哎……



尤其是提到我们关心的事情或人物的时候！



！啊。提到莫莱弗里耶，圣西门是这么说的：“在这只瓶壁厚厚的酒瓶里，我看到的只有任性、粗俗和愚蠢。”



瓶壁厚不厚且不说，可我知道有的酒瓶里装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。



